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三十一回 二英雄血濺雲家莊 一都監敗退黃蜂嶺

話說當下雲太公苦苦相留，楊雄、石秀推卻不得，只得暫行留下。不上一二天光景，這奇事又傳揚開去。都說雲太公家女兒被妖魔纏擾，多時推卻不開，卻得兩位異人到莊，施展法術，把妖怪收在葫蘆中，救了那女兒性命，本領端的驚人。大家把此事當做奇聞，畫蛇添足，傳說開去，早已哄動遠近。有許多好事的男女，竟自趕到莊上，要看看異人佞般模樣。楊雄、石秀兀自好笑。太公把二人留在莊上，終日裡酒食管待，十分周到。有時覺得沉悶，便去莊外林子邊走走，觀看一些野景，卻也閒散。且說那日晌午時分，雲太公在後堂坐地，只見一人閃將入來，躬身唱喏。太公看時，卻是前日捉妖被打倒的那個姓張的漢子。太公便道：「大哥何事？」那漢子瞪著太公，半晌說道：「俺來請問，你那二位客人姓甚名誰？」太公道：「這是經商的王大、王二兄弟，山東人氏。」那漢子一陣冷笑，自己掇個凳子坐了，叫道：「太公你自做夢哩，你家中留著強盜，只怕要大禍臨頭了！」太公大驚，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漢子道：「這二人哪裡是王大、王二，那個黃臉皮，長鬍鬚的漢子，姓楊名雄，綽號病關索，出身是薊州兩院押牢節級。這個高顴骨，斷山根，坎眼睛，尖下巴的兄弟，叫做拚命三郎石秀。他們只是結義兄弟，因在薊州殺人，做下血案，逃避他方。後來又投奔上樑山泊，殺人放火，沖州撞府，鬧了數十起案子，這聲名趙官家也知道。見今哪一處不揭出告示，拿到梁山泊強人一名，有官者官上加官，無官者賞錢三千貫，窩藏者與賊人同罪。你如何大膽，把他們留在這裡。」太公道：「此話當真麼？你莫非錯認了人？」漢子道：「當年俺在薊州時節，他們的面孔看得廝熟。昨日在人叢中俺又看清，怎說認錯。」太公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便如何？」漢子道：「俺有兩條妙計在此，由你自擇。第一，你便將二人姓名寫明，做下狀紙，趕緊去當官出首，待派捕盜人員前來拿捉，這便脫了你的干係。這裡離州城不遠，你若今日趕去，當夜便得成功。第二，你如怕結冤仇，不願自己出首的話，你可不動聲色，設計將他們穩住，待俺替你趕緊去報官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捕快公人一齊撲入莊來，拿了就走。你却只推不知，這方法也穩當。」太公搖頭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這都不好。他們拚死逐去妖怪，救了俺女兒性命，如何下這毒手！」漢子道：「你親眼看見麼？」太公道：「這卻不曾見得，俺女兒如此說。」漢子道：「恁地，怎見得是他們的功勞？」太公又頓了半晌，只說：「不忍下手。」那漢子起身說道：「太公到底是和他們一氣，卻在俺面前裝呆。你今不應，俺便自去當官首告，那時拿到衙門裡，休怨俺將你帶累。」說罷，拔步便走。太公連忙將他喚住，道：「張大哥，俺們且做商量！」那漢子道：「俺早說得一清二楚，商量甚的？」說著，又要走了。太公慌忙一把拖住，叫道：「張大哥，老漢這把年紀，也須可憐俺則個！」那漢子道：「可憐什麼來，你是莊主，他們是強盜，你留了在家，要想沒事，可沒這般容易。」太公哭喪著臉龐，說道：「俺不忍！」那漢子道：「你和他們又不是親戚，怎地不忍？」便灑脫袖子，跨下階沿，說道：「太公，太公，你不要執著不忍，弄得身家性命也休！」這時太公真急了，搶步下階，把那漢子一把拖回來，坐了大半天，才行迸出話來，說道：「俺又不和他牽親帶故，他們自做強盜的不好，乾俺甚事。張大哥，俺今依你第二條計，趕緊去罷。」那漢子大喜，問道：「誰在服侍二人？暗裡也得去告他知道，夜間事發，好做準備。」太公道：「一個姓毛的莊客，俺同你去尋他。」便引那漢子悄從後門走出，抄到莊門外左首林子邊。只見那莊客正在刈草，太公見四下無人，便把莊客叫入林子裡，三個人席地坐談。這個三面環抱的大林子，又深又密，便三五十人也隱藏得，三人安心在內密談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兄弟二人，那日午後無事，便去莊前莊後閒走，看了一遍野景。楊雄叫聲：「兄弟，俺們留待此間，今天是第三日了，莊主太公管待雖好，總覺悶人。明天恁地如何，俺只要走，包裹、哨棒，索性由他拿去了罷。」石秀道：「本只答應他三天五日，明日自走。」一路說著，楊雄轉身先進莊去。石秀貪玩，慢慢過來，卻窺到莊子左首，只見好大的林子，天然環抱，把個莊院隱藏在內。石秀不由慢步向前，順著林子邊窺，忽覺潮急，抬頭看了一下，四無人影，便入林子裡淨手。石秀淨手剛罷，忽聽林子裡有聲音，似像就在近邊。石秀道：「奇怪！莫非有無恥男女在內？」便順著聲音，輕輕向前窺去，約莫百十步，忽聽得有人叫了一聲「楊雄」。石秀好疑，連忙住步，隱到一棵大樹背後，聽聲音更近了。仔細聽時，那聲音倒廝熟。石秀更疑，就輕輕爬升那棵大樹，盤到一個樞杈中，將身坐好，借樹葉隱蔽著身體。這樹上也好，只能他望人家，人家卻望他不見。石秀坐在樞杈中，向說話的地方望去。不望猶可，這一望之下，爭些兒脫口叫出聲來。只見一棵合抱的大樹下，卻是三個人坐著。一個莊客，一個從背後看出是雲太公，還有一個坐的也巧，正在石秀斜對面，仔細望清楚時，卻是薊州的軍漢踢殺羊張保。石秀道：「張小牛說這廝刺配遠方，不想卻在此地。」當下望見這付情景，就瞧科六七分，只是聲音苦不甚高，聽不清楚說些什麼。最後，三人一齊起身，才聽到「事不宜遲，謹防逃走」的話。石秀心裡更自明白，伏在樹樞杈中，怎敢動彈。直等三人去遠，方才下樹，兜抄出林子，從另一小徑中，緩緩地窺入莊子而去。石秀走回自己屋子裡，四顧無人，便把那話告訴楊雄，說道：「不信世路難行，人心險惡到如此地步！」楊雄道：「俺同鄉人說張保這廝，被知府尋事刺配，不想卻在這裡徐州。」兄弟背地裡商量一回，天色晚了。只見那莊客進來點燈，又送進酒飯來，自添了幾回酒，只教二人盡吃，又送茶送水，侍候得十分周到。石秀看在眼裡。吃罷夜飯，只見雲太公走入屋子，兄弟二人連忙相迎，對太公稱謝。太公道：「二位大恩人，怎的如此客氣？你們如是，老漢反而不安！」石秀道：「好說。」太公道：「恩人，休嫌老漢絮聒，今日是十八日，屈留你們，剛只三天，老漢心裡打算，欲二恩公再留三日，不知肯承情也否？」石秀拱手說道：「太公美意，怎不感激！只俺兄弟實在有事，不敢多留，至多明日再留一晚，後日便行。」太公道：「也好！且待後日再理會。」說話時，只見楊雄低眉闊眼，屢次垂頭下去。石秀叫道：「哥哥敢是醉了？」楊雄連忙睜眼，答道：「哪裡是醉，再吃幾壺也不……」說著，又自垂頭下去。石秀笑道：「太公你看。」楊雄又強自抬頭，睜大眼睛，說道：「不醉！不醉！尚有，俺敢再多吃些。」石秀好笑，不禁自己也打呵欠。太公起身道：「明日再見！」二人懶懶地送至門首。太公走後，那莊客也就溜出屋子，石秀隨手將門掩上，口裡只叫安睡。半晌，二人靜聽，外面已沒聲息，便把身上拽紮起，拔出腰刀，拂拭一下，入鞘放好。石秀又把燈兒移到床側，遮隔火光，各自上床盤膝坐定，閉目養神，聽更鼓時，卻還不到二更。一回又一回，直到更鼓三下，二人下床，掩到房門背後靜聽，卻沒有半點聲音。房門本來虛掩著，不曾下栓兒，石秀就在門隙中，借外面的月光望去，卻也清晰。半晌，只見一人走來，躡手躡腳，將房門輕輕推動，推到一半光景，閃將入來，吃石秀夾脖子一把抓住，提到燈下看時，便是服侍他們的莊客。但見他驚得面如土色，做聲不得。石秀把刀撇著他的臉道：「你這不成材的東西，也敢來做手做腳！」那莊客棄了手中繩索，抖著說道：「好漢，這是姓張的漢子出的主意，不干我事。」石秀只一刀，把那莊客殺了。只見楊雄又拿進一個人來，兀的不是張保是誰？楊雄道：「你方動手，俺見房門外又有人影一閃，連忙出去，不想卻是這廝。」石秀道：「休多說，快些提防外面！」便拾條繩索，將張保渾身綁了，割塊布，塞住了口，向床背後只一丟，說道：「少頃發落。」當下二人躡出房去，走到院中，月光下，只見又有二人撲到，石秀看清，卻都是莊上的莊客。楊雄只一刀，早將一個莊客剝倒。石秀卻把那一個拿住。那莊客連說：「不干我事，都是太公主張。」石秀道：「太公何在？」那莊客道：「太公和張保定下妙計，去府裡請了二十二名公人到來，因二位好漢了得，怕人多反壞了事，張保教守在莊門外面，只教俺莊上人動手，太公卻在內堂等候拿人。」石秀手起一刀，又把那個莊客殺了。楊雄叫聲：「兄弟，仔細又有人來！」石秀道：「不殺這雲太公老賊，天理不容！」二人拔步就走，剛自拐彎過去，只見對面又有兩人，楊雄、石秀直搶上前。那兩個叫聲：「阿也」，丟了刀棍，轉身便走。經不起石秀腳步快，躡去一個一刀，都結果了。石秀前行，楊雄在後，走到前日齋神的所在時，一個莊客手拿一把叉，正在那裡舞動作勢。那莊客見石秀走到，揚手就一飛叉，石秀把頭一低，那人覷個空，搶步下堂便走，不想楊雄趕到，劈面一刀，腦袋變做兩半。石秀叫聲：「走」，二人緊動腳步，直入內堂，只見燈光明亮，月光照耀，雲太公在堂上趺坐著說話。楊雄、石秀心頭火發，向堂上直躡將去。雲太公抬頭看見，喊聲：「不好」，要想走時，石秀已自趕到，罵聲：「老賊，狼子心肝，恩將仇報！」撲過去只一刀，剝去半個面門，登

時栽倒。石秀恨極，把刀向雲太公亂擲一陣，擲得半身肉醬。

石秀叫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多少是個殺，索性洗蕩了罷！」楊雄道：「也好！」二人重行拽紮一下，揚起帶血鋼刀，便去莊院內四下搜尋，無分男女，逢人便殺，直殺到廚房柴間為止。真個是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河。二人回到自己屋子裡，床背後提出張保。楊雄罵道：「你這廝，在薊州時多方薙惱人，到得這裡又生事，真正殺不可恕！」石秀道：「也算天憐俺兄弟，無意中脫了大禍；否則真吃你們算計，兩條命都沒有了。」說罷，舉刀就砍，卻割不下頭來。石秀仔細看時，卻已砍缺刀口。楊雄上來動手，舉刀一看，刀口也卷了，二人索性連鞘棄掉。當下提了張保，再到內堂，想尋把刀使用，忽見包裹、哨棒都在那裡，便把來各自背上，拿瞭哨棒。石秀道：「俺們只如此如此，使這廝消遣一回，慢慢地死也好。」楊雄叫：「好」，二人便去動手不提。

且說州裡的兩員捕快都頭，當夜引領二十名丁壯，趕來莊上拿人。張保因懼楊雄、石秀了得，雲太公又怕事，只叫他們在莊門外等候，不必張皇，免得他們知風逃走。一面排選精壯膽大的莊客，各執繩索兵器，輕輕地掩進房去動手，他們夢中不及提防，穩可手到擒拿。雲太公又對張保說：「今日二人吃得醉了，晚上定然好睡，更易下手。」張保大喜，便對兩個都頭說了，兩人依計，率領二十公人，只在莊外守候。守了好久，不見莊內有人出來。一個都頭不耐道：「張保這廝也太不成材了，此刻不見動靜，要等到天亮下手麼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只些人拿不住兩個強盜，不要惹人笑話？」又是好半晌，那都頭更不耐，口裡罵著，待去莊門上張望時，只聽得有人叫：「莊內火起。」那都頭抬頭看時，果見莊子上烈焰飛騰，紅光沖到半天，早是合莊子都著火。眾人發聲喊，卻待上前施救。只見莊門裡搶出兩個漢子，挺起哨棒，逢人便打。一個都頭見勢頭不對，捻樸刀直搶上前，正迎著拚命三郎石秀，只五七個照面，吃石秀攔頭一棒，打得腦漿迸裂，用力過猛，把哨棒也打折了。石秀折瞭哨棒，手腳也快，那把樸刀早搶在手中，揮刀亂殺。楊雄、石秀如同兩隻猛虎，那些公人如何抵敵。二人便仗著一條棒，一把樸刀，殺出人叢，奪路而走。這裡二十二個公人，被殺得七零八落，逃得性命的，只好回到州城，去衙門中據實具稟。雲家莊之事，自有地方官前來料理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楊雄、石秀二人，當夜殺出雲家莊，一路飛奔，趕到槐林道地處，早是天明，二人且歇一下腳。石秀看了一遍路道，叫道：「且喜不曾錯走路途，這裡是槐林道，再過去十里路程，便是黃蜂嶺了。俺們殺了這大半夜，肚中又饑，人也勞苦，須得好好歇息一回。」楊雄道：「不是麼？便是身上衣服，也不成樣子。此刻換又麻煩，如何可以再走。」石秀一看，二人全身都是血污。便將身上繫了繫，發動四條腿兒，邁開大步，取路徑走。不上半日，黃蜂嶺早已趕到，就有哨路的嘍囉飛報上山。胡六將二人迎入寨柵，忙取兩身衣服，獻給二人換了，一面擺酒接風。石秀看時，座上卻不見了阮八。幾巡酒後，只見胡六走出座頭，向二人納頭便拜，放聲大哭。楊雄、石秀慌忙將他扶起，問：「胡寨主何故如此？」胡六收住悲聲，說道：「告二位頭領，俺兄弟阮八遭難死了。前日阮兄弟下山巡哨，恰巧山下有一起官眷經過，乃是本州新任某官的妻小。阮兄弟不問情由，便行動手，殺傷他們數人，盡將財物劫取上山。不想這起人去告到州裡，卻惱了那姓張的兵馬都監，便從州裡引兵到此，阮兄弟當時下山廝殺，怎禁那都監了得，就吃將人擒去斬首；又督兵沖打上山，俺死命抵拒，好容易將官兵打退。那都監臨退時節，只說早晚來踏平山寨才休。」石秀道：「怕鳥的！不來便罷；來，只是個殺！」胡六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俺兄弟身亡，本寨人馬又少，俺獨力難支，如何抵敵！」楊雄道：「不妨，待抵擋不下時，燒了寨柵，便投俺們梁山泊安身。」當日吃罷酒食，二人就在嶺上過夜。

次日，楊雄、石秀動身待走，只見嘍囉報上山來，那張都監又引兵殺到。楊雄、石秀齊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俺們便去會會這廝，恁地一個了得。」二人拽紮起衣服，同胡六各執兵器，引領嘍囉下山廝殺。只見那張都監全身披掛，手挺長槍，騎坐高頭劣馬，掄眉努目，好生威武。原來這張都監便是張勇，在前曾做鄆州兵馬都監，因梁山泊好漢大鬧鄆州，殺了太守苗黑天，他同賽存孝姚剛畏罪逃走。姚剛去佔據山林，暫時落草。他卻去東京走門路，方得復用，做了徐州兵馬都監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楊雄、石秀下山，每人仗一把樸刀，直撲到張都監馬前。石秀大叫道：「你這賊都監，能有多大了得，敢來撩人？今日且取你這廝腦袋，替俺們阮寨主報仇！」楊雄也叫道：「認得梁山泊好漢楊雄、石秀麼？且吃俺一刀。」二人如毒龍惡虎一般，四條膀臂齊張，兩把樸刀並進。張都監舞動長槍，左攔右格，口中卻高叫道：「原來也是梁山泊強賊，本都監前番吃了好大的虧，正要報仇，不想今日自來送死。」張都監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把那長槍舞得如萬點梨花，一團白雪，只向二人身上旋繞。兩個步下，一個馬上，來來往往，直打到四五十合，楊雄一樸刀擄去，帶著馬的後股，那馬負痛，突地一聳一跳，險些把人蹶下馬背。張都監一看不好，用力逼開兩般兵器，回馬便走。胡六見自家得勢，一聲喊殺，將引嘍囉直沖過去，想捉那張都監，經不起都監馬快，如飛而去。這時只苦了那官兵，奔跑得慢的，都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殺得屍橫遍地。胡六同楊雄、石秀便引嘍囉得勝回山。胡六拜倒於地道：「二位頭領真乃天神，今番殺得那都監大敗而去，以後他也不敢小覷人家了。」石秀但笑。胡六便在廳中排下筵席，教合寨人等都來吃酒。當日晚上，石秀便對胡六道：「你不要自道安心，這賊都監今雖敗走，其心不服，倘使調集大隊人馬到此，這裡如何可守？不如棄了山寨，徑隨俺們動身，全數上梁山泊去。」胡六道：「頭領若肯提攜，小人願往！」便去向眾弟兄說了，大家歡喜非凡，收拾起一應銀錢，米麥，車輛，馬匹，忙碌了大半夜。次日打點停當，眾人一齊下山，放起一把火，燒了寨柵，跟隨楊雄、石秀向梁山泊進發。那日直到梁山泊大寨，楊雄、石秀帶領一千人上山後，便去拜見宋江，告稟一番，又說收了黃蜂嶺一行人眾，宋江大喜，便命這乾新到的弟兄，都歸楊雄、石秀統領，不在話下。

那一日，山寨正自安靜無事，項充、李袞忽地從狼嶺山奔回，慌忙來見宋江，只說：「兄長大事不好了！」眾人盡皆驚呆，不知何事。